唐宋元諸名公文集　十三

黄山谷集

楊亀山集

漢書門
類
號 三七五四
函 一四二
架 一〇
冊 二四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三七五四
冊 二四
架
函 三六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13)
函號 360 57

共二十四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木犢堂藏板

黃山谷集

吳門[illegible]梓

黃山谷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季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四君

淺草文庫

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山谷全書序

山谷者宋太史黃先生號也全書者後人萃其詩文以傳而統名之也系以年譜傳議者備攷也附以伐檀集者原所自也序者書缺而復全宜有言也世傳先生之文久矣曷為而有斯刻也先生寧人也文獻於是乎徵嗣於後者存乎澤吏於土者重鄉賢全書所繇刻也刻久而曆緘弗修之可乎先生寓蜀之戎涪文墨甚富岱也居鄉而說之薄遊以來見夫刻者各詩集各刀筆若精華病其散漫弗具叨捧茲土訪全書於寧得攷刻之半時建昌郡丞余子載仕攝寧事購元本補之新守喬子還至乃竟厥工書凡若干卷請為序夫先生以文鳴於宋與東坡並稱時人目曰蘇黃蘇亦薦曰文絕當世行配古人天下後世信之文也

行也先生所以為賢也載諸史傳諡議者可以想見其風範後之人盖亦難焉不獨鄙然元祐之傑而已其生平之節雖流落窮荒終身自若非大賢而能爾耶或云文傷元氣而直取其詩或云詩及婢妮而性類於禪淺乎其為知矣紫陽夫子東都事略之嘆有以哉吾道千載不傳之緒至周子而後得當時知其人品者惟山谷焉謂山谷未為知道不可也矧孝友忠信之德本於天性不以險夷終始而渝聖賢之道寧外是與義學之尚或有所託耳然也觀風先生之鄉邦表其行以勵俗求其文以傳世固職也未敢曰知焉於全書刻且序

嘉靖丙戌季冬望日後學西蜀徐岱謹序

黃山谷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鼒端調甫 葛鼐毅調甫 評輯

弟葛鏴寧調甫仝訂

集序

徐岱一首

賦

江西道院賦

序

濂溪詩序

木之彬彬序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
洪氏四甥字序
晁氏四子字序
錢培字序
胡宗元詩集序
小山集序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宋完字序
毀璧序

記

閬州整暇堂記
冀州養正堂記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松菊亭記

說

全辟字說
李攄字說
張說子難字說
黃㚖字子舟說

書

上蘇子瞻書
答鼂元忠書
答洪約父書
與運判朱朝奉書
與潘子真書
與王瀘州書
代人求知書
答王周彦書
答陳敏善書
上運判朱朝奉書

墓誌銘

劉道原墓誌銘

墓表

宛丘懐居士墓表

雜著

論語斷篇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書繪卷後
書萍鄉縣廳壁

跛奚移文

黃山谷文集目畢

○○○江西道院賦　黃庭堅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繇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為州獨不嚚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為守江西道院、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明年也、樂其俗之媺、使為政者不勤、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為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為之賦、其詞曰、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餘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雅○容有屈原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

其民樂鬭而輕死江漢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别雖風氣之未遠亦熾俗之可悅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硎初不折缺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為詩歌接民頌嶭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仙伯之蛻蟬有勿翦之喬木製劍池之菌萏以為幾醲丹井之清泠以為酌醉而起舞父老持是恐使民之仙去而鰥寡之長失職也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多為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而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杉楊之外弭筆敎訟者傳問孝之章聾耳鎖穴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鬭之刀劍以為牛羞淫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滲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窓有美樅而未聞處士之節苓蔚有於苑而不見墨客之文豈其龜藏而自畀蠖屈而不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淥謝山川之神為予問之

藻詞密緻組織炫奇此雖宋體而澤於漢者也 葛端調

〇〇濂溪詩序

黄庭堅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推利變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趙公悅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通守日。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

美雖於茂猷、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名、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猷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猷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詞高古而旨趣平實。葛端調

〇〇木之彬彬序　黄庭堅

曾公所履三人、孔融禰衡陽狂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黄祖、融晚乃罹策、獨楊修材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貰死、嗟乎、修黄犢子、有致遠材、一怒其辭、死於龍車之轍、曾不知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褚藏其穎、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策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作木之彬彬、

俊健可誦。葛端調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序

黄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校書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常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薄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歸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罷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教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歛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常溢百員、罷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陞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常病無書、今令君不鄙我民、使得

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患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為之擇師、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蹐隨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為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為民父母之心、知發政之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為銘、

孤子自書無宋人習氣、葛端調

○○○洪氏四甥字序

黃庭堅

洪氏四甥、其詒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益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姓仕不似經意、舅黃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耶。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繇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吾場苗。塞騕、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琨后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璐。温潤而澤。晏然而焚知之時。益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而

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為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切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册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此段語最親切有味）

取字義最奇、與古博妝處又極深簡、可為師法　葛端調

鼂氏四子字序

黄庭堅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況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思、波流衮衮、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思、有本之水、樂志於海也、發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耶、君子崇

德以就時。樂思無期。忘其髮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普曰敏思。

字句體格無不沉秀。葛端調

錢培字序

黃庭堅

○歷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黍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蓋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帶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寔方寔皁。寔堅寔好。以見其脩秋也。蠡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艸木茂也。達其亹亹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矜庱可表。萬端調

胡宗元詩集序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奇安）維金石絲竹之聲。（聲忽之至）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

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如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
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
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晩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
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
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
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
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
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文有脛骨、不隨人而上下。 萬端調

小山集序

黄庭堅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
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
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
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
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
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
叔原者皆愠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
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
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

含蓄深穩 尤蘊藉

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佚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閒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待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娯苦節臞儒晩悟□□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磊洛欹嵜龍門滑稽傳無此筆法此山谷小文之最佳者　葛端調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黄庭堅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俠鬬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戸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脱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絶戯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黄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黄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辯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難得）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饘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

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輕財如糞土而樂義惡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如列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敍法簡渾極文字之工而不露鍛鍊之迹　葛端調

宋完字序

黄庭堅

僰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叢萱然其有味而常見倦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鄉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揔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以夫子生安之聖猶云十五而[illegible]信吾輩入門第一立
根脚處。此文能警策之髙端調

○毀璧序　　黄庭堅

夫人黄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皆妙絶人。幼小能自珍重。常欲錬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為家世煙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一作食貧故 以恩儀以居）望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之母弟也、治春秋、甚文。有權智。如士大夫。夫人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過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戸參軍、犇父塋、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一作初夫人雅不欲歸于洪氏故歸而姑莫愛至于毀辱之人情有所不能堪夫人事之順焉）及舅而夫皆塟。夫人不得藏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棄之

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一作夫人生則歸非其意歿則不免水火其兄弟無以自解說○一作任其罪念夫人達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庥之○甥舅其平生而安之○右已載蜀本

手法高妙○極無義味事○能自出古情深致○萬端調

○閬州整暇堂記　黃庭堅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眾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象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象公家也、儒素有

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閩中太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経而左律在官二年内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洸洸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犛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黄某某曰若犛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不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敘説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爲犛侯壽故并記之

明於凡事之體可謂見道者 葛端調

冀州養正堂記

黄庭堅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滹之間一都會民習慣技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畊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歳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産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繇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象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撫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於田士興於學適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

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㝐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㝐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屨倘佯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阡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靳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㝐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㝐侯鏡石、辟閒使信都之士師㝐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㝐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㝐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轉接高深。非力學好古者。尋其端而不得。 葛端調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黄庭堅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忘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黄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庳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黮闇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極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修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黄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

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發於不勝聽也加以
外夷賓客之道溷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彌為
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
□□□□□□□人情所不□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
公春卿辨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
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
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奏以事嘗以使節
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村絕
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錢培字序　　黃庭堅

歷陽錢總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黍稷柔嘉是集於
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
義蓋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
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
帶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為地孝友以立苗夙夜
匪懈以致其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寔方寔皁寔堅寔好以見其
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
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微故幾四時而成歲書曰茂
哉州木茂也達其亹亹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矜度可表萬端調

胡宗元詩集序　黃庭堅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載不朽之計謂其怨耶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耶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艸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奇妄）石絲竹之聲（發忽之至）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遂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

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如胡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
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
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
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
於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
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
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
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文有堅骨不隨人而上下　萬端調

小山集序

黃庭堅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
欲軒輕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
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
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
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
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
權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
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
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

已此又一癖也乃共以為然雖右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待未見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㸔原之罪也哉

磊落欽嵜龍門滑稽傳無此筆法此山谷小文之最佳者　葛端調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黃庭堅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鬭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無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户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絶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饍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

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輕財如糞土而樂義惡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如列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敘法簡渾極文字之工而不露鍛鍊之迹　葛端調

宋完字序

黄庭堅

夔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囂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鄉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於今尊之夫志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揔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遹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以夫子生安之聖○猶云十五而志於學○則立志信吾輩入門第一立根脚處○此文能警策之○萬端調

○毀璧序

黄庭堅

夫人黄氏先大夫之長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畫、玉雪可念、其為女工皆妙絶人○幼小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為家世嫠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以一作食貧故恩義以居望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甚文○有權智○如士大夫○夫人歸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過之而後行○為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師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為石州司户參軍、庸父棗、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一作初夫人雅不欲歸于洪氏故歸而姑莫愛至于毀擧之人情有所不能堪夫人事之順焉及芻而夫皆瘞○夫人不得藏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舉而棄之

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歿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
曰使是子安歸乎一作夫人生則歸非其意沒則不免水火其兄弟無以自解說一作任念其罪
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築亭以庥之髣髴其
平生而安之右已載蜀本
手法高妙極無義味事能自出古情深致葛端調

閬州整暇堂記

黃庭堅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
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
而其顛沛狼戾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
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蓄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
夫惟整故能暇天之道也昔者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
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究其情
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
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
不知素整暇故也榮陽鼂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衆公家也儒素有

風力、其家法存焉、為閩中太守、知學問為治民之源。知恭儉為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某曰善哉。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為魯侯壽、故并記之、

明於凡事之體。可謂見道者。葛端謂

冀州養正堂記

黄庭堅

冀州古信都。有漢為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懻技。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為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畊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益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為州。在國北門。堅辟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繇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象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撫循鰥寡、動用祖法、民奮於田、士興於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

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為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為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況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於畊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鏡石辟閒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轉接高深非力學好古者尋其端而不得　葛端調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黃庭堅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西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庳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黝闇、鳥鼠之宅。而為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修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為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為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

事。内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饑於不勝聽也。加以
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為
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不得
閒□□□□□□人情所不□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
今春卿辨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
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無。進。而。終。無。已。者。也。我
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
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妄以事、嘗以使節
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絕
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筆勢矯健。自然超越時俗。　葛端調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黃庭堅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於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黃庭堅

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艸木經青芝生瑞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泰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氷而世之所名芝艸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艸者及漢孝武厭飫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艸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於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艸、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艸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不渡河、里胥不追擾、則不必蝗入境、此其見効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為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為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為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為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縣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微福焉、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萐莆扇危、蓂莢紀曆、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郤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郤君又喜

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飲而恥之異州來瑞使因是而發（斟酌）
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
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李耀下邑而已
予故并書予所論芝州循吏之實使題刻之

反復百折以盡其致與炫耀矜夸太過者迥別 葛端調

松菊亭記

黃庭堅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二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簡傲殊甚）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予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撫孤折

棄責以撫貧。冠婚喪葬以撫宗。補畊助歛以撫客。如是則歌舞於堂。皆槃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他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既闋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及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裛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嬉笑簫倡中。不乏敦厚勸勉之意。純以己意展舒開發。前輩率真如此。　葛端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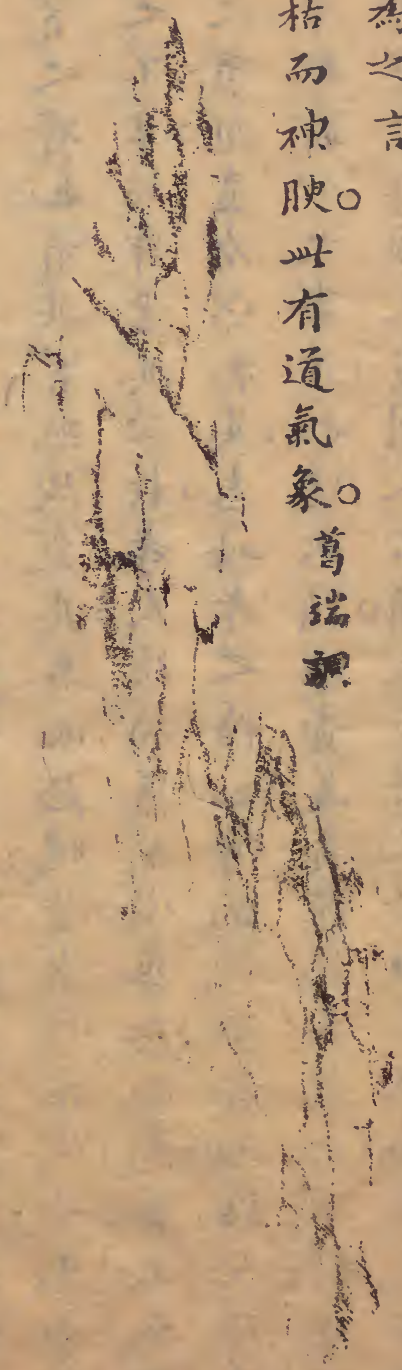
○全璧字說

黄庭堅

長林全君。辭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温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又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爲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傳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顛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勸。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鄙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與曹之存亡。此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

含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為物。似温潤而不澤也。以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為之言。

貌枯而神腴。此有道氣象。萬端觀



○○李攄字說　黃庭堅

予既字舅弟李攄曰安詩、而安詩請其說、嘗試妄言之、吾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生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時者為可願。夫以歸人女子而其所知如此。蓋其器閎深。其聲春容。其藏充實。其施溥博。鳴格鑾。委玉珮。執綏正立。辭色坦夷。囧與追奔車。比服馬。追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茀然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安詩乎。子誠可與言綠衣之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其義以為間色為表而正色為裏、是嫡無分於妾也、憂國者所宜動心、孰能已之、尚幾可救也、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名分治之統、所以保宗廟者也、綠顧居上、黃顧居下、名悖矣、亡之祥也、誰當為宗廟社稷憂之、三章曰、綠兮

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均之絲也一以為綠則不可尚黃均之女也一以為妾則不得貳嫡色比黃綠者女序比嫡妾者君古之人歟何獨善名分而無過也窮於外則反於家困於今則樂道古亦理之固然也四章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先王正始以經夫婦謹名分序人倫厚民德今也殆所謹薄所厚非所以誰持風俗養廉恥於衰世之道能明吾意者誰乎嘗求之古人中耳此其大略也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繇後世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斯極也殆其甚者今其言若此亦可以觀矣蓋無意於櫨其蘊不得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詩三百率以是觀之荀卿言善學泌曰通倫類誠比說以學詩一以貫之可也古之學詩者始於詩而終樂禮者學之中說也誠博學夫詩則富有萬物之府吾酌而取之行有暇則約之以禮求寡過而已至於樂也無務其速成而待其自然深於仁則安仁深於詩則安詩矣安之者是樂之也

文氣溫粹如玉　葛端調

張說子難字說　　黃庭堅

南陽張說子難嘗以名字求余為序余辤以不能而求不已子難温成後家門户方韡韡然觀子難折節僚友間如寒士不可謂不智余嘗以人所不能甘之語犯之而子難不怒也不可謂不强强且智是將升君子之堂詎能樂之則告之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聖人語也彼可以恕而去可以撫而來皆凡民耳維君於此道飲則列於樽彝食則形於籩豆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張樂則鐘鼓為之說顛倒風雨而守此道者猶晏然彼方脅肩求入獻笑不惰必且莫逃於水鑒之中雖然聾者妙於見秋毫之末而瞽者聽微維絶利一源耳不去害道之習者無自而入道寗成為少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

黙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在己則昧在人則昭此亦学士大夫之
同病哉君子之待人也或不屑之教誨細人之司巇使我化而與之歸
故裨兵經物而不疾甘鼠齕人而不知冠在外而閼壯弱可不戒哉

黯撲處亦引点諷　葛端調

○黃彝字子舟說　黃庭堅

宗弟彝字與𢗏其意取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為名取書之茲迪
彝教以為字余更其字曰子舟蓋取周官禮罍六彝皆有舟云惟酒所
亂德故廟中之酒器謂之彝言凡在祀典者皆有常德於酒者也惟酒
善能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言凡在祀典者皆不溺於酒者也先王
之制罍一以象德一以示人可謂至教矣惟子舟好德秉彝晏然粹温
飲酒數斗而不亂又常戒酒不極其量可謂能温克者也夫有而不規
者殊之也無而置戒親之也故子舟雖不溺于酒而余猶戒之云

精言一則如對遠山之秀　葛端調

○○上蘇子瞻書　　黄庭堅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擢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内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晩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頃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于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自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

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於鉅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黄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類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一一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

恭謹而有體、不露圭角、剛節自見　葛端調

答鼂元忠書　黄庭堅

庭堅百拜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怒、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弟於學問、故頃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堯民即以奉寄、遽辱已未書及詩、傾橐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顧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即報、庚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册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耳、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喻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耳、苟志於仁矣、其

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北門蹇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謂何如、無階合并小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頗自保重、

簡雋當法之書牘可不紙費、然此種須量自己筆力學問真無愧古人乃可為之、不然則鶴脛為鳧資嗤玩耳、勿徒太作意為也、篇調

答洪駒父書　黃庭堅

駒父外甥教授、別來三歲、未嘗不思念、閑居絕不與人事相接、故不能作書、雖晉城亦未曾作書也、專人來、得手書、審在官不廢講學、眠食安勝、諸稺子長茂、慰喜無量、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滙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江海耳、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外甥勉之為我雪恥、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甚恨不得

椆見極論詩與文章之善病臨書不能萬一千萬强學自愛少飲酒為
佳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横極見日新之効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
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
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古之能為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
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
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
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語意筆法極似康成訓子篇其淡樸語尤可味 葛端調

與王瀘州書　黄庭堅

某再拜劉公敏蒙薦引遂有成命蓋公樂得人材不廢芻蕘之淺矣欽
歎欽歎公敏士大夫家子弟樽俎談笑亦可觀至於幹公家則有餘地
退而省其私則安貧守節篤於孝友未易得者久備使令乃知鄙語不
妄李偹至江安既寡過又繕完城壁頗有功其意亦願出門下也若得
在部曲尤見其多能能輙妙於其事也陳傑被薦幸甚守法循理又不
矯激照映其同列誠亦難得逢興文聞於左右非特一日之雅渠已老
於世事其為吏長於督察吏史姦伏之情若在幕府實稱耳某再拜上

晉人手帖風致此殆未遠 葛端調

○代人求知書　黃庭堅

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其意以為微賤之於高明之勢情意闊疎禮貌相絕無因而至前高位而有仁心以長育人材為己任加誠意而求之則行比一鄉智効一官者皆得以為依歸云耳夫必待全德君子然後用之則雖三代之隆聖賢相遭不能無才難之嘆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葢湔祓而用之則澗濱行潦之蘋蘩、可薦於豆籩如加以斤斧餙以青黃則枯木朽株盡為犧象之罍以其無術、得以職事奔走備使令、恭惟閣下高明師表一道、敦厚忠信、仁舉而義措、左公而右明、足以與能者有功治威嚴能足以使不肖者畏罪、如某之愚陋、宜見其底裏、豈敢餙

愚晴以欺左右哉竊不揆度以為潔已而不污敢不比於蘋蘩其材能雖薄猶得在枯木朽株之列然待罪節下今將再書歲課去此幸登吏部之格當路諸公過於采聽而保任之於此有垂成之勢誠願閣下賜俎豆之餘地不責潢汙之所從來不愛斧斤而斲之期於成器捐一辟之力使小人有黄鍾大呂之重竊伏而思之在尊位而有仁心能育人材捨門下而誰哉干冒威嚴不寒而栗

引詩處風流可尚○葛端調

答王周彦書　黄庭堅

十月戊辰其敬報周彦賢良足下成都呂元鈞其之故人也解梓州而蜀諸塗能道榮川土地風氣之常嘗聞之曰亦有人焉元鈞曰里人王周彦者讀書好學而有高行以其母屬當得蔭補入仕始以推其弟今以推其甥及姪斯其人也時僕方再任京師見其摩肩而入接踵而出冠蓋後先車馬爭馳求秋毫之利較蝸角之名大之相嫌嫉小之忘廉恥甚於羣蟻之競腥茲窮荒絶塞其地與蠻夷唇齒其俗以奔薄相尚尊爵禄而貴衣冠乃有周彦者其古人之流乎豈不卓然獨立於一世哉既竊嘆其人又喜欲與之游也及其以罪戾抵戎僰久之觀榮之士樂善而喜聞道中州弗及也無乃周彦居西河而格其心而變其俗以

致然耶凡儒衣冠懷刺袖文濟濟而及吾門者無不接每探刺受文則意在目前其周彥者亦我過也經旬浹而寐然一日惠然而來乃以先生長者遇我而自謂何以得此於周彥者豈以葭莩之好齒髮長而行尊者耶既辱其來乃枉以書執進之敬出其文詞且有索於我矣周彥迫之不已安得不啓不發而有以報也夫周彥之行猶古人也及其文則摹今之人也何哉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推其所慕而致於文而已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伯夷伊尹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之學周公孟子之學孔子自堯舜而來至於三代賢傑之人材聚雲翔豈特周公而已至於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者蓋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為水也企而慕者高而遠雖其不逮猶足以超世拔俗矣況其集大成而為醇乎醇者耶周彥之為文欲溫柔敦厚孰先於詩乎疏通知遠孰先於書乎廣博易良孰先於樂乎潔淨精微孰先於易乎恭儉莊敬孰先於禮乎屬辭比事孰先於春秋乎讀其書誦其文味其辭涵容於淵源精華則將沛然決江河而注之海疇能禦之周彥之病其在學古之行而事今之文也若歐陽文忠公之炳乎前蘇子瞻之嶄乎後亦豈易及哉然二子者始未嘗不師於古而後至於是也夫舉千鈞者輕乎百鈞之勢周彥之行扛千鈞矣而志於文則力不及於百鈞是自畫也未之思爾周彥其稽孔孟之學而學其文則文質彬彬誠乎自得於天者矣異日將以教為知言也紙窮不能盡所欲言惟高明裁幸

○答陳敏善書　黃庭堅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辱書。勤懇。款然敬渝禮。見處以大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場屋。與喬卿同年相近。故相視為兄弟。實以大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雞之不能為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肖之材。又安能及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為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清麗。讀之使人亹亹。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他日不肖方當望奔軼絕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源高遠矣。然渠并千

勉哥周至○葛端調

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於四海、頗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為友、獨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卑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越、報書怱怱、才能作此記、

似不經意而矩矱自嚴、葛端調

上運判朱朝奉書　黃庭堅

某再拜啓、某嘆細人不知天下大體、結髮讀書、頗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為强項而鈎愛民之名、談虛而有費務之實、而閣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之於事物之表、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語哉、恭惟閣下忠信愷悌、自得以明己、倘遂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知裏、推任所長、使皆有用、慈哀所短、不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相知、市井同利、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門下何得於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己、雖固陋敢不勉焉、

强項愛民、二語有心人每為流俗所忌如此、真可三復、葛端調

○○劉道原墓誌銘　　黄庭堅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温公十國紀年序為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子義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義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原於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温公為知已温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義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託終不得辭則叙而

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
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
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面
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强老姦宿負必
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遊十五年、溫公修資
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還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
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
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
宜○不空言○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鄘公善○而忤鄘公○所爭、皆
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
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
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
不避嫌、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許○已而○隨衆○毀譽○
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
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
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榮、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

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弗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目攻
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敝猶若是
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
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忿世不容
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歙向
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
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壯以
[illegible]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歿羲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
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大者銘

曰
貪夫所爭烈士所棄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
節對於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
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勅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
公補兖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以學為原浚川積后
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後覺
述事與溫公編年存相出入至其所載二十失十八蔽真字字可深
思葛端調

宛丘懐居士墓表

黄庭堅

聖人不作、道不明於天下、晩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於知人心、失學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爲選、以予考於書、猶及見古君子之論人、黜聲師卜祝下至百工之賤因其方術心通性達總其要歸有合於道德之序者皆以義取之而不廢也士固有不幸而出於取人無定論之時挾雖蠢非常之罷而納於流俗之繩墨不資經義文章終無以自昭於世者若宛丘懐居士爲近之、居士少喜醫方、自神農艸木書、黄帝内外經、扁鵲、滄公之傳、無所不觀、遂以其方名爲醫博士、爲人治疾數有功、縣此知名、居數年、厭之、以其方授子孫、并致家政、築室其旁、遠事獨居、率月再畢祀事、子孫既自力、不敢溷事、乃聚浮屠書、閲門而讀之、寐不用

師渙若氷釋、雖不多為人道之、而性行純熟、應對機警、稍稍為人所傳、江湖淮浙之濱、浮屠氏之達者、無不來款聲實、既見而歎曰、此吾師所謂見鞭影而逝者、王公太人多與之游、居士雍容上下、使人不可親疎、而未見其有求也、既七十歲、舉累世不葬通別籍之喪二十餘、身辦其事、曰、是貴在我、不當以累子孫、異時人疑居士道挾趣足自容、及其與子孫分職、皆有條序、益知其自得者未可以衡尺論也、居士諱敏、字仲訥、享年七十有五、子和、孫溝、皆守其方、試國子西門盅教、世每傳而尤妙於其術、古者貴三世醫、於懷氏益信斯言、和於喪葬皆應禮、狀居士平生來請表於墓、是為表、

感慨處令人追思古昔。葛端調

〇〇論語斷篇　　黄庭堅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鉠、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繇漢以來、師承不絶、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衆、然窗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晩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終無

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
知二回可以謂之善學繇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繇此以進智可
至於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繇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奥室
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已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
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
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
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
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
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
欲於朞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為安漸漬孝弟之說
不為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
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為哀已忘而强勉為之者將欲加學
於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
窮受薄之中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蓋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
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士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
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為文章可傳後世辨論可
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
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放樂與諸
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求理必於其會議論極正宰予短喪一段乃是古人無隱說得甚妙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黄庭堅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耶惜乎不幸短

葛端調

命不得發扵事業使予言信扵流俗也雖然不期扵流俗此所以為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黄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筆勢矯舉不啻健隼俊鶻之搏物　葛端調

○○○書繒卷後　黄庭堅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功楛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有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扵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數行中自有起伏結構小品而有大篇之勢　葛端調

○書萍鄉縣廳壁　黃庭堅

庭堅杭荊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於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尉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太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聞曰○北海之盜

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
也余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
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曰□以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
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
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來
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醴哥變葛端調

跛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離疏不利走趨顙
出屋簷足逵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
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
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棓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
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
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
運土贊不可當履坐而晚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聾者之耳聾者之
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馬呼跛奚前來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抜距乎能與

羣狙爭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
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
得頑癡自令謹飭晨入庖舍滌鑊瀹釜料蕳蔬茹留精黜犓臠肉法欲
方膾魚法欲長鉅洩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醢虀曰晚用姜怨
滌不欲焦旋殖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沃沸鼎
斟酌薌芼生熟必告姨媼臨食爬垢櫛鬢滌指弛拘嘬齧懷骨事無小
大晝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二反枝杙斸潔寢匙覆琬陶瓦縣素視在
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罳織器淨謹循其初素
衣當白滌衣增色梔欝為黃紅螺蚌光挼藍杵草莽莧櫜早澡腆粉白
無不縮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
紲撐拒門闔閑護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地鐺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二臥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縢
葛蕉任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
餘暑時蘊烝扇涼蜜冰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管執弓
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目使殘少媸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罝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灸手捫凍無事倚墻韈履□作堂上詔呼傳聲代語
截長續短見雀皆憂持勸補□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
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孫曰若是則不既有用
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奇文刻畫深絶微至此即古樂府一[illegible]自[illegible]文[illegible]極致當與王褒僮

約並傳○葛端調

永懷堂評選

楊龜山集

吳門[illegible]山受梓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于蔡

京脊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歷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王安石降從祀之列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龜山先生文集敘

後學楚黄耿定力巻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為河洛、河洛之澗、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閩學日起、斯文乗統、後學北面而神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師振教為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趨正叔、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行也、晚近學者守櫝遺珠、指蹄為兔、斤斤膠常滯跡、固不足道、即稱有聞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淑人、辟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可述焉、百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既繁、時所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索者藉為口實、此所以深

於道也、先生晚年一出、與伯子為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疑、毋乃正叔不載條例意與、欲窺濂洛真傳、則籍具在、湖陽林子令將樂、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剞劂、益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修、嘉惠後學、知所先矣、

龜山先生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鼒靖調甫
葛鼐端調甫 訂輯
姪 葛雲萱□□甫 較訂

集序
耿定力一行
上書
上淵聖皇帝書
經解
不書即位春秋義
叔于田詩義

移民移粟 孟子義

史論

藺相如論
項羽論
張良論
蕭何論
曹參論
叔孫通論
賈誼論
鼂錯論
汲黯論
荀彧論

書

見明道先生
寄伊川先生
答吳國華
答陳子安
與陸思仲
謝程濬
答李杭

上毛憲
代人上王令
答胡康侯
答胡康侯
語録
荊州所聞
傳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記
孝思堂記
序
書義序
孟子義序
鄒公侍郎奏議序
題跋
跋鄒道鄉所書女誡
題翁士特文編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哀鄒堯叟

哀郭思道

祭文

祭游定夫

楊龜山文集

上淵聖皇帝書　　楊時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

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為患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

而不罪則讒邪譖慝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焉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搢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疎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斂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待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市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月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繇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則何益矣)、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睹、以其久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於朝

方且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益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户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俟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繆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命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譬倖持權寵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姦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號成俗汙染之久未易遷革臣嘗論其一一雖嘗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和風充塞矣

歸本誠意論極深切至於詔令徒為具文名與實悖尤中末俗之弊

葛端調

○不書即位　春秋義　　楊時

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塊、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

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敢為公也然則為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大義昭然可正三傳之謬　葛端調

○○○叔于田　詩義　　楊時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説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澤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説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焉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移民移粟　孟子義　　楊時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知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和平之論藹端調

藺相如論

楊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閒各挾術以干時君相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閒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乕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乕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遁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衡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為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理正見大意亦周密更無餘地可寬處 彩巖謂

項羽論　傷時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嘗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黍稌粱而皆可以口也項籍以闘匹夫之資首天下亂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軍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illegible]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弒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乖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正而不刻。可見高祖論羽畏憚。只是見理不到。葛端調

張良論

傷特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免終、竟以葅醢、蕭何雖然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矣權利如脫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賓鳳舉、繒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筆方略似史記而意較深遠。葛端調

○○○蕭何論

傷時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残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辱於械繫之禍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太史公論酇侯、直欲儕之閎夭散宜生列、觀此知為已過矣、

葛端調

曹參論

楊時

曹參從高帝起豊沛閒、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屈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鬬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以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深得古人心事。葛端調

○○叔孫通論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言近而當。葛端調

〇〇〇賈誼論

揚時

賈誼以少年英鋭之資、抱負其器、頴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晩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彼其心豈能懟然耶此讒釁之所繇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二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

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毋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今之負才思一得當者讀此可以知戒　葛端調

汲黯論　楊時

周勃起布衣蓋椎樸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格言　葛端調

荀彧論　楊時

厲王流彘、蒯召二公共和為政、迄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以晩節蓋之歟、縣前則不智、縣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謀、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

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蔚宗一論特文字深奧可喜其持論之失須此文正之 葛端調

見明道先生　楊時

其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單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馬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

聞有一節一義可傳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而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埽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誠致純色溢於言表　葛端調

○寄伊川先生　　楊時

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獘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後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獘。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

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為何如、

言慮其終。行稽其弊。二語可味。 葛端調

○○○答吳國華　　　楊時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游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為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為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為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繇、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為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次人之惡而為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為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

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為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歳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是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其以為知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輙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為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舉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繇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入微之論）夫豈以辛醎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奚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各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

會且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其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其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其何以見其知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帳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指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其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奚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其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其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達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詞理明決持此以論古人思過半矣　葛端調

答陳子安　　楊時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安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懃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其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塩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畊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為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書招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

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不敢聞命也

妙論旋折極得昌黎勝處　葛端調

○與陸思仲　　楊時

其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為己者幸吾數人稍自立不役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目各有所到比聞吾徒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為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

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狥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賊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存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其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於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闢異端。只就粗處淺處論其無益。乃可破眥俗迷。先生此文與退之佛骨表同意。　菅端調

謝程濟博文　　楊時

其閑阨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其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歆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輙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凂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荊湖望高地重辟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辟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益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

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恃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遠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其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其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奥蓍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絶況其下者乎其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識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定文謹錄古律詩亭記合一編冒獻玷涜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詞贍可誦 葛端調

[illegible]

○○答李杭　　楊時

良佐足下其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髮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詔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夫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閔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譙俛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跰躇不寧者累日雖然其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

乎善利之閒則為堯舜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
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
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
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
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辟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
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
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之多至於萬。則物
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
之理得矣。繇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
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
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
非離此以為道。後倦焉者。皆繇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其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
亮之、

平易顯明。淳蓄頓釋。萬端調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湯時

其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隷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款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汚吏各逞其私欲磨才檣毒相呑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攻其後捭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

歛為己功孫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
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
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衛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絏而不知去況
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殘辱故宏
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
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幅脫猶不忍次撤一
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
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繼（極背）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恐然如秦人
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
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狥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

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為世
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
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其竊觀仁宗皇帝承祖
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煕然、謳仁而蹈德、上
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
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裒歛
為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
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
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安洋有斷人）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
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

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偁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輙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士風國運。兩者常相視以為盛衰。寬大之流。一變而為綜覈。節義之過。一變而為清虛。此誠已事之可見者也。

葛端調

代人上王令

楊時

其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有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户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蔬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悦。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

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其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屛乎窮閻陋屋。聲迹眛眛。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閒、民吏肅清、不敢為奸、其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其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輙隨諸生、俯伏門伊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請教之資耳、

均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視其所養耳。此文以自重輕發之。意旨更歎。 葛端調

答胡康侯　楊時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汨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其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云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辟之升堂奧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為難。其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與學、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知本見道之言。 葛端調

〇〇〇答胡康侯　　楊時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其目視昏耄、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授、樂取諸人以為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誦其所聞、惟覽明不以僭瀆為罪、則萬〻幸甚、其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為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歛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其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為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

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荊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惟南京東西數郡而已。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崇寧以來。承祖積累之厚。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為會計錄以捴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饟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內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為紹興會計錄。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為出。而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撲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為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

（此最良法所見絕大）

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為利不可偏舉也祖宗時荊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陽下卸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巻歸権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令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盗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為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關者為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其為利多矣自黃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亦之有改也至周為尤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

精語

不偷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
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茍
無節制亦不可以耻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
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
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
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
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夫軍政不修無甚於今日閩中盗賊初嘯聚不
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
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盗賊百姓至相謂曰
寧被盗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一至於此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

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彥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尚書省戾祖宗之
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未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
今日二事在易蠱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
相與不足與有為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為此事之所以蠱也
左傳血蟲為蠱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欂櫨扂
楔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茍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
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材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
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
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
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耻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

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為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歟

所言皆經時大略而文字轉折稱意愈益醇古 葛端調

語錄 荊川所聞 楊時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繇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妙論可作策問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恥以

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至論）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所以徒讀書亦不齊事須聚同志之友朝夕講究乃見了了可行耳然友非實從君國民生起見者雖高談闊論亦不謂之講究〕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正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知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知此者方許讀韓非〕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埶是亦匕國之埶其意蓋欲歸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擾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睬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

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蘇公父子議論當時事○只是不識主腦處○但在末上弄尖做巧耳○余嗣有程楊朱陸語錄類彙○故於此選中統不多入○

葛端調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楊時

陳瓘、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閒有所求○必箋而後往○家人俟其還○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羅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

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邦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顔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於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於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故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象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揚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黄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

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
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
卓然顯白於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
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
谿李綱書

陳公跡本無奇徒以內行純備得此佳傳又得諸公跋皆古雋可
喜可見前輩樂道隱善若此當此趨名如騖之日余故並錄之使
修身潛耀之君子知所自信云　葛端調

孝思堂記

楊時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文明
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雖小夫賤隸羌童牧叟下逮窮髮蠻蜒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
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踧踖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
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
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
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
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
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

事君必忠、涖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
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子、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
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為邦家之光、況其
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
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
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孟氏守身之論、得此為翼、 葛端調

書義序 楊時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
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
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
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
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
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
此道也、故予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
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

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簒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以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肌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国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儒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從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古書序多與道忤處。不如刪此。於學當以正之

孟子義序

楊時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絀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入繇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繇其道雖天下而亡故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

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是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繇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和泉豁

懲亦可想見

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正論能得聖賢之大○葛端調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遂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佑之謀迎意婿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它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辨明者公既

後迨今二十餘年。昔之交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
嘉靖𢍰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敍。余於公非一朝燕游
之舊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
其焉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
師聞公疾革。未及強膽。即馳往省之。見其蕭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
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絶而不忘也。每追
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奏閲中多感慨之況。葛端調

○○○跋鄒道卿所書女誡　楊時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毋。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閑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絶出倫輩。今見其人矣。妝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

咸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
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此段議論○論士大夫家極宜知之○語云慈父多驕子○嚴母多佳兒○誠格
論也○是又在胎教之前矣○此皆先王育才深遠之意○至微至密者也○
葛端調

題翁士特文編

楊時

翁名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余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艸木居鹿豕遊○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撫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艸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

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絶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焉
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内外進
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即此等識論。便非漢書藝文志所有。有志於文者。盍反其本矣。葛端
調

○○○哀明道先生　　楊時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
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
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没、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
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
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
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荘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横之論。幽人逸士浮
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殫精勞思。深探
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
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穴

違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微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繇堯舜而來逕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繇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歿則吾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予悲古人之不見兮

逢世德之險𪫺析道真之純美兮肆蹩切全體而分封篤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耡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大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兆銜勒而弗羈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演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闟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直推兮欲執役其馬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揜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道而不私其師。亦夫人之慟也。○葛端調

○哀鄒堯叟　楊時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容、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余棄、進而交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値、今其已矣、於戲、

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援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鄂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武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恬莫紓兮、汗血龍駒、縶芳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訛云癯兮、胡嗇爾壽、忽聞組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於懷、曷繇除兮、

敘致爽勁可法○葛端調

○○哀郭思道

楊時

吾友思道、諱其、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孝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下之物、若無足以嬰其身、晚頗好浮屠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遷延以苟說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爲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爲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憮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爲士者不孚於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躓而不悟、雖

寡婦乞人之所悲蓋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攖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於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内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責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下不及於中身。先誰塋兮暴骸骨於阡之濱。魂無依兮託羈鬼以為鄰。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亦有湮淪泪沒。經歷而不神。亦同腐骨兮。俱磨滅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之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詞皆純錬。　蒼端調

○祭游定夫　楊時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胡康侯）、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二程）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悲詞不淡、以愧世之情過其實者、菖端調

○未復而言卜之反○門○鳴呼悲夫宜任其責者豈非○斯文將喪滅○而無傳

未流○而學未所說○多失其真○頗六相與褻狎言去○其說訛以傳後學○書注

已○與余獨存雖未即汝而頭董齒豁髮禿○死亦乏而讒嫉進者先生○微言

夫復何云○恨百年之孔誅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

鳴呼究者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亡矣

○祭酒定夫一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